



地底兽国

久生十兰作品选 |

2

这片宛若但丁《神曲》中所描绘的地狱景色，
正一边诉说看宇宙成形第四天中的地球状态，一边囚禁着它
早已沉静死去的惨郁轮廓。
这是有史以来最壮美寂寥的一首寂情诗。

日本推理名作选 すいり

久生十兰

HISAO JURAN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曹逸冰 萧云菁 译

地底兽国

曹逸冰
萧云菁
译

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《地底兽国》、《昆虫图》、《水草》、《遗骨》、《预言》、《彩虹桥》
翻译由新雨出版社授权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底兽国 / (日) 久生十兰著; 曹逸冰, 萧云菁译.
— 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12
(日本推理名作选)
ISBN 978-7-5463-4445-4

I. ①地… II. ①久… ②曹… ③萧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239839号

地底兽国

-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|
| 作 者 | [日]久生十兰 |
| 译 者 | 曹逸冰 萧云菁 |
| 出 品 人 | 周殿富 |
| 创 意 | 吉林出版集团·北京汉阅传播 |
| 策划编辑 | 渠 诚 |
| 责任编辑 | 聂文聪 李瑞玲 |
| 封面设计 | 未 氓 |
| 开 本 | 880mm×1230mm 1/32 |
| 印 张 | 10.375 |
| 版 次 | 2010年12月第1版 |
| 印 次 |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|
-
- | | |
|-----|---|
| 出 版 |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|
| 发 行 |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|
| 地 址 |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-18号底商A222
邮编: 100052 |
| 电 话 | 总编办: 010-63103398
发行部: 010-63104979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jlpg-bj.com/ |
| 印 刷 |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|
-

ISBN 978-7-5463-4445-4 定价 25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投稿热线: 010-63109462-1040

目录

肉色的月亮	〇〇一
鹤肉火锅	〇八三
春雪	一〇三
雪停之时	一二五
白雪公主	一四九
地底兽国	一六九
昆虫图	二五一
水草	二五七
遗骨	二六三
预言	二六九
彩虹桥	二九五

肌色 の月

搬家公司的工人搬走了最后一个箱子。宇野久美子生活了五年的“堡垒”——有两个小房间的公寓，就好像没有布置完的电视台演播室一般，空荡荡的。靠墙放的衣橱被搬走了。她发现墙上竟长出了盐肤木来，枝繁叶茂，洒下蕾丝般纤细的影子，整堵墙都显得焕然一新。

管理员阿姨来打招呼了。

“都整理好了呀？”

“嗯，差不多了……真是麻烦您了。”

“宇野小姐，你要回和歌山吗？”

“嗯，是啊。”

“要回老家了啊……以后就看不到你上电视了，好伤心。”

“老这样请假也没法工作呀，给好多人都添了麻烦……还不如回乡下休养个两三年，再回来重新奋斗。”

“千万不要操之过急啊，你可千万不能走仲小姐的老路啊！那样就太可怜了……”

“我没事的。”

“那就请多保重，祝你一路顺风！”

“谢谢。”

阿姨离开后，久美子掏出圆珠笔，给伊那山谷的农家写了一张明信片。她是打仗的时候离开那里的。

伊那正是紫藤盛开的季节吧。大家身体可好？感谢您前一阵子一口答应了我的无理要求。今天我已经把行李从日通寄出来了。待我回过一趟和歌山之后就上门拜访。行李若是到了，随便找个仓库安置就行，真是麻烦了。

该做的都做了。只要拎着装着衣物和随身物品的旅行袋，走出房间就行。把明信片丢进邮筒里，找家便宜的旅店换个衣服，再搭乘前往伊东的湘南电车……

宇野久美子正在策划一场完全犯罪。然而她的目标不是别人，正是她自己。

某本书里曾经说过：“生活，就是把昨天和明天缝起来。”这可能是某部广播剧场的剧本里的话吧。

“说得可真好听。”

久美子靠在凸窗的栏杆上，呆呆地望着底下的小路，自

言自语道：

“人生没有明天，也就是没有用来缝补的线吧。”

久美子为了“放弃生命”，或者说，为了彻底抹消自己在世上存在的痕迹，研究了各种方法。她发挥想象力，假设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，编好剧本，在脑子里“排练”了一个多月，翻来覆去地想，直至确认计划完全可行。于是她决定立刻付诸实践。

两年前的秋天，与她同属一个声优小组的仲数枝，突然来到了久美子的公寓。久美子有事要与楼下的管理员商量，就站在管理员的房间里说了一会儿话。说着说着，突然听见后院的竹林传来一阵响声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掉下去了。当时她也没有放在心上，过了十分钟才回到房间——仲数枝把久美子行李箱上的细麻绳拆了下来，一头绑在脖子上绕了一圈，另一头则绑在凸窗的铁栏杆上，飞身跳进竹林里吊死了。

“这姑娘年纪轻轻竟然想出这种办法……折断脖子是最完美的自缢方法。她死前应该没受什么罪。”

老练的验尸官好像在给鉴识课的年轻探员们训话。

仲数枝最后的演技着实出类拔萃。可人生的舞台不会在最恰当的时候闭幕，只会让你的最后一幕显得杂乱无章。久美子亲眼见证了这种死法会让人在死后受到何种“待遇”。她原本高傲地认为，只要她想死，随时都能去死。然而这种自负却随着仲数枝的自杀分崩离析。

在久美子还在乡下上小学的时候，决定她一生命运的悲

惨事件发生了。大伏天的午后，穿着单衣，坐在走廊上的父亲突然拍手喊道：

“快看啊，多美啊！到处都是漂亮的油菜花！”

院子里长满了各种野草，放眼望去都是绿色的叶子，哪有什么油菜花。

“爸爸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大伏天里哪儿来的油菜花啊？”

“是吗？可我真看到油菜花了啊……”

不久，父亲就出现了黄疸。他全身流着郁金香色的汗水，日夜呻吟，在惨叫声中离开了人世。

父亲得的是癌症。最初的病灶已无从得知，只知道最后转移到了肝脏，是肝癌害死了他。祖父和父亲的几个兄弟都是得癌症死的。久美子和母亲都暗自祈祷，希望父亲不要遗传到癌症，不要得癌症病死，可父亲还是没能逃脱悲惨的命运。

打那以后，久美子就明白了，在不远的未来，自己也会像父亲那样抑郁而终。她决定，一旦发现癌症的征兆，趁着身体还能动，找个好方法自杀，省得目睹自己被病魔摧残的惨状。在发病之前自杀也成了她的心愿，深埋在她的心中。

三月三日晚，有一档女儿节特别节目。节目结束之后，她与一位朋友同去演播室屋顶抽烟。

那是一个晴朗的夜晚。可初春天空中的月牙却是朦朦胧胧的，颜色也甚是奇怪，久美子不由得大喊一句：

“月亮怎么是这个颜色的啊？”

“月亮怎么了？”

“你看，月亮的颜色，多奇怪啊！黄黄的，掺杂着一点褐色……就像是三号肉色的粉饼一样！”

“什么肉色啊？”

“又有些像是土黄色……”

朋友吐了一口烟，盯着久美子的脸说道：

“月亮的颜色很正常啊，灰珍珠色的……你的眼睛是不是有问题啊？”

不光是月亮。塔楼的墙壁、大门、天线铁塔，都被一种朦胧的黄色光晕所包围。

久美子吓到了。踉踉跄跄，差点摔倒。

“宇野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太累了吧。今天我就先回去了。”

回到公寓，久美子站在梳妆镜前，仔细检查自己的眼睛。她发现眼白里好像有许多黄色的斑点。指甲上、手掌心里也出现了相应的症状。

她赶忙脱下衣服，检查内衣。内衣后背上果然沾上了不祥的黄色印记，如同尖角黄粉蝶的鳞粉一般。

她心里清楚，这是迟早的事。可她万万没有想到，病魔会来得这么快，打了久美子一个措手不及。

“累着了吧。”

内科主任对久美子的肋骨下方进行了仔细的触诊，最终得出了“劳累过度”的结论。

“你们组太拼命了。”

“我家人都是得癌症死的。我父亲是肝癌死的……我那是黄疸吧？”

“没有严重到黄疸的程度。冬天你不是得过轻度的肺炎吗？这就是后遗症。你最好先休息一段时间，吃点好吃的，放松放松，就会好的。”

医务室的庸医是看不出来的。论癌症，久美子比他清楚百倍。

“和歌山县与奈良县的癌症死亡人数超过百万分之千，是世界闻名的‘癌症集中营’……医生，我就是和歌山人。”

内科主任没料到久美子会这么说，一脸严肃。

“家族性的黄疸是一种特殊的体质。红血球的结构有缺陷，很容易死亡，所以特别容易出现黄疸的症状。可这种黄疸与肝脏功能没有什么关系。”

“这种体质会遗传吗？”

“应该会。”

“这不就等于告诉我我得了癌症吗？”久美子如此想道。这样一来，都不用癌症研究所仔细检查了，绝对是癌症没错。

日本有几个特殊的湖，湖底有洞，会“吸”尸体，掉下去了就再也找不到了。要是不希望有人死后折腾自己的尸体，最好选择这种湖自杀。即使尸体浮了起来，也会被当做寻死的过路人对待，市政府的埋葬课会把你顺手埋进乱葬岗里，总比被送去警察局解剖强。宇野久美子若想剥除“宇野

久美子”这个标签，创造一具无名死尸，那还是办得到的。

至于究竟该跳哪个湖，她还没有决定。某日，她在车站见到一张旅游海报，上面的一行广告语吸引住了她——“梦中的湖，快乐的湖”。久美子下定决心，要去那座位于伊豆郊区的湖里自尽。

坐在凸窗上抽烟的东西，其实只是久美子准备好的“替身”。如果一切顺利，明天，最晚不超过后天早晨，“宇野久美子”就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得一干二净。她深信这场戏一定会成功。

久美子买了一张前往和歌山的车票，登上了二十一点五十分开往大阪的列车。

她身着银灰色的法兰绒连衣裙，披着有红色衬里的马海毛披肩，像个时装模特。她把装有杂物的小箱子摆在行李架上，之后就开始在各节车厢中游走，希望能遇见熟人。终于，她在第三节车厢里遇见了楠田副导演一行人，他们可能是去拍外景的吧。

“楠田先生！”

“哦哦，这不是久美子吗！穿这么漂亮去哪儿啊？”

“回老家和歌山去……回家孝敬孝敬父母。”

“你可真是懂事啊。不过你走来走去的，是在找人吗？”

“我想走走说不定能遇见熟人啊。”

“呵呵，要不要我们这群粗人陪你一程啊？坐这儿吧。”

宇野久美子已经达到了目的。他们会作证说，五月二十日晚九点五十分，在开往大阪的急行列车上，见到了宇野久美子。这就够了。

“谢谢，不过这里也挺挤的，我还是过会儿再来找大家聊天吧。”

她回到自己原本的座位，为了防止有人与她搭讪，她还把披肩盖在脸上装睡。

凌晨三点左右，列车到达滨松站。久美子从行李架取下行李箱，与其他乘客一起下车，通过月台，走去前一节车厢，进入了二等车厢的厕所。

她在厕所里脱下连衣裙，换上了皱巴巴的红色西装裤和过腰长的尼龙夹克，穿上运动鞋……再背上几年前一位画家朋友留下的画具箱和三脚架，把脱下来的衣服放进箱子里，走出了厕所。她准备把“宇野久美子的衣服”留在车里，一边通过二等车厢，一边看准时机偷偷把箱子放在了货架上，再走去前一节车厢。手续很简单。这样一来，“宇野久美子”就失踪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不为人所知的陌生人。

久美子按照计划在丰桥下车，找到车长，把坐车时写好的字条交给了他。

“不好意思，能不能帮我广播一下这段话，麻烦了……”

不久，月台上的扩音器里就传来了播音员的声音。

“乘坐一二九号列车的东洋放送的宇野久美子小姐……东洋放送的宇野久美子小姐，您的朋友将搭乘下一列班车，

让您不用等他了。”

坐在微风拂过的月台上，听着广播里的声音，就好像披着马海毛披肩的宇野久美子还在列车里一样。久美子情不自禁地笑了。“宇野久美子”坐火车去了丰桥，之后的行踪无人知晓。她永远都不会到达大阪站了。

久美子最害怕的是，别人发现她有自杀的倾向，开始搜索她的行踪。不过做了这么多准备工作，应该就没问题了。老家的母亲本不知道她会回去，伊那的农家也只会以为她在老家多留了几天。若医务科内科主任聪明一点，倒是有可能猜到一二，可到时候久美子不是沉在湖底，就是被埋进乱葬岗了。

五点二十分，从名古屋出发，开往东京的列车到站了。久美子仿佛换了个人一般，满脸笑容地在窗边的座位坐下，口中轻轻念着海报上的广告语：

“梦中的湖，快乐的湖……”

不会被病痛折磨致死，而是用自己选择的，富有魅力的方法，静悄悄地消失不见。这种难以名状的愉悦，让久美子的心中充满期待。

正午过后，她终于来到了伊东。

久美子在站前的食堂吃了午饭，沿着下田街道往湖的方向走去。她故意没有坐巴士。

基本按计划进行。接下来只要“放弃生命”即可，不必操之过急。两里路，走得再慢，傍晚也能到了。坐巴士，说

不定还会碰见熟人，还不如优哉游哉地散步过去呢。

快走到去川奈的岔路时，突然天降大雨。这完全超出了久美子的预料，乱了她的阵脚。当久美子正在雨中漫步的时候，忽然有一辆轿车从她身后开过，停在了距离她五米的地方。

久美子走到车边时，一位戴着格子花纹鸭舌帽，身着便装的半老绅士透过车窗说道：

“你去哪儿啊？”

“去湖边。”

“瞧你，浑身都淋湿了。上车吧，我也往湖边去。”

“这点雨没关系的。”

“怎么会没关系，会感冒的，不用跟我客气。”

久美子的拒绝不起作用。可是再固执拒绝，只会显得更加不自然。久美子暗自祈祷这段插曲不会影响她的计划，战战兢兢地坐进了汽车里。

“那就麻烦了。”

久美子在副驾驶席上坐定。汽车再次发动。

“都说画画是个体力活，真是一点儿都没错。这么大的雨，还想走路去湖边……你是东京来的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久美子嫌烦，随口回答了一句。老绅士好像也没了兴致，两人闭口不言。

雨停了，云层散去，马路的尽头渐渐亮了起来。突然，

天城山^①脚下的优美湖景映入眼帘。

湖水方圆一里，路旁就是清澈见底的湖水。岸边菱角、水莲丛生。湖心有两处较深，只有那儿的水是水蓝色的。

绅士在湖畔停下轿车，问道：

“你有地方住吗？要不要我顺便送你去？”

久美子压根就没想考虑过住处的问题。她只得随口说道：

“不用了……我会去露营村借个小木屋住。”

“小木屋的钥匙在管理员手里，可他今天好像去吉田了。连小卖部都没开，你怎么住啊？”

久美子露出发愁的表情。老绅士很同情她，告诉她这附近没有旅店，要住店，只能去大室山的岩室宾馆。

“我……我可没钱住宾馆。如您所见，我就是个穷画家。”

绅士想了一会儿说：

“那你来我家住吧。”

语气有些强硬。

“可是这也太……”

“我不能照顾你太多，不过让你住一晚还是没问题的。”

绅士把车倒了回去，沿着林中小道，绕着湖开了一会儿。

轿车在树林中穿梭，密密麻麻的树枝叫人难以分辨，放眼望去遍地都是青绿色的虎耳草和蕨类。从灰绿到海绿，森林中充满了各种绿色，令人担心轿车会不会也融进这片绿色的海洋之中。

① 静冈县伊豆半岛中部的火山群。

穿过森林，就是湖岸。被树墙围绕着的草坪深处，有一栋两层楼高，带烟囱的红砖瓦建筑。绅士把车停在小屋前，说：

“这儿就是我家。破房子一栋，请见谅。”

走进大门，就能看到宽敞的起居室，天花板上横着一条粗壮的铁杉房梁。正面有一个圆石子砌成的壁炉。起居室右侧有楼梯去往二层的卧室。

久美子被雨淋得浑身湿透，可怜巴巴地站在没有生火的壁炉前。

“对了，这身衣服一定要换。”

房主走去二楼，带回一套睡衣和天蓝色的便装。

“你先穿这个吧。浴室里有毛巾……我会在你换衣服的时候生火的。”

久美子老老实实地去了浴室，脱下湿透了的衣服，换上了干爽的睡衣，再披上便装，回到了客厅。只听见暖炉中的松木柴火发出“啪啪”的响声。

“现在这季节其实不用生火，这次算是破例招待你了。”

“这么麻烦您真是不好意思。”

“你也太客气了，用不着这么见外……坐那把椅子上吧。我还没自我介绍吧？我叫大池忠平……”

“请多关照，我叫梅尾浩。”

“这也算是种缘分吧，请多关照……对了，你觉得风景是个很神奇的东西？不过对画家说这些，可能有些奇怪吧。”